

从旗袍国际化看中国服装的对内融合与对外交流*

张竞琼¹, 沈洁²

(1. 南通工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7; 2.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旗袍这种中国服饰现象放进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之中,从国际化的角度对旗袍的渊源、对内融合与对外交流的现象、原因与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对照、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旗袍;民族服装;对内融合;对外交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TS94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4X(2001)01-0045-04

Fusion with hom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abroad for Chinese national garment from the angle of Chipao internationalization

ZHANG Jing-qiong¹, SHEN Jie²

(1.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Nantong 226007, China; 2. Nantong Institute of Textile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Jiangsu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history, the authors put Chipao, a kind of Chinese dress phenomen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ve history, compare, analyse and think the phenomen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origin of Chipao, fusion with hom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abroad.

Keywords: Chipao; national garment; fusion with home; communication with abroad; internationalization

1 “袍”与“旗袍”的渊源及其一般特征

1.1 “袍”与“旗袍”的渊源

上古代的中国服装可以分为造型结构上下分离的二段式服装“上衣下裳”制和上下连体的一段式服装“深衣”制,这两种形制预示了以后中国服装发展的两大趋向。诞生于秦汉时期的“袍”实际上就是“深衣”的直接继承者。“旗袍”是中国东北地区以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一种上下连体式服装。它是伴随着这些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形态的不断进步而诞生和演进的,如果把旗袍放到中华民族的整个服饰体系之中,那么显然它应该是袍的一个分支。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袍”、“旗袍”与希腊的 CHITON、罗马的 TOGA、埃及的 KALASIRIS 等都属于连体的一段式服装,虽然“袍”与“旗袍”是包裹型,其余是挂覆型。事实上这时一段式服装的形成是各个文明体系各自独立演化的一种巧合,而非相互影响的结果。在服饰史上这是一个有国际关系而无国际交流

的时代。

1.2 “袍”与“旗袍”的一般特征比较

旗袍与汉族的“袍”在功能上是有区分的。汉袍起初是作为深衣的一种内衣而穿用的,以后才演化、升格为外服,而旗袍、蒙古袍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袍一直都是作为外服来穿用的。

旗袍与汉族的“袍”在造型上是既有区分又有类似。区分之一是汉袍通常不开衩而旗袍都开衩,区分之二是汉袍通常无领而旗袍通常有领;类似之处是双方都是宽大离体、衣片连袖的平面裁剪结构,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服装一贯的结构方式。

2 旗袍的对内融合与国际化

旗袍的形成首先是中华民族内部各地区、各民族服装交叉辐射的结果。这种对内融合可以按其时间与对象分为两个步骤。

2.1 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满族是由历史上的女真族演化而来(1636年皇太

极改女真为满族),在其跨越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中,与北方的蒙古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交往十分密切.他们曾经都是行围打猎的游牧民族,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他们又大都活动于祖国的东北方,有着类似的生存环境.这些类似的客观事件使他们在着装上也作出了一个共同的选择——都以上下连体的一段式袍服作为自己的外衣.同时密切的交往又使他们互相注意到彼此服饰上的长处并加以借鉴,从而使这些“袍”在外观上越来越接近,参见图1.



(图片来源:华梅的《中国服装史》)

图1 东北少数民族袍服与早期旗袍的形式

2.2 满、汉之间的融合

这次融合的发生时间是辛亥革命后的20世纪20至40年代.辛亥革命前,汉族妇女为了与清朝政府推行满族服饰相对抗,情愿放弃了同样有着漫长历史、并一直在延续穿用的汉袍,而重新穿起了古老的二段式服装“上衣下裳”——上袄下裤或上袄下裙的形式.

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却令人值得玩味地接受了旗袍,但问题是这时的旗袍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到了20年代末,在欧美服装造型的影响下,进一步发生了减短衣长、收紧腰身的变化.这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开始在腰线处向里收拢,使旗袍的

轮廓线一改以往的直腰直线式为收腰曲线式^[1]”.应该注意到,“收腰”这个特征是民国前的旗袍所不具备的,也是所有中国以平面裁剪方式来造型的传统服装所不具备的.这个变化,是吸收了西式服装造型的结果,是民国时期中国服饰文化“国际化”的大潮流的体现,参见图2.当时的画家兼设计师叶浅予先生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中西方服装进行交流、走向共同的迹象,参见图3.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勿需讳言,比中国早一步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西方代表着现代——故空间上的外影响中,同时也有时间上的今影响古的意思^[2].”由此可见,汉族妇女这时所接受的旗袍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旗人所穿之袍”,而是具备了西式造型特征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上下连体的一段式服装.所以甚至有专家提出了对旗袍的概念的新界定:“旗袍却仅仅指民国至现代的那种以立领、收腰、开衩等为特征(不一定同时具备)的女袍,或者说是中国式的 ONE PIECE DRESS...^[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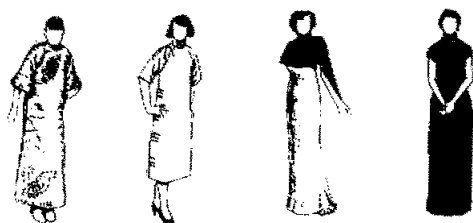


图2 收腰紧体旗袍变化的渐进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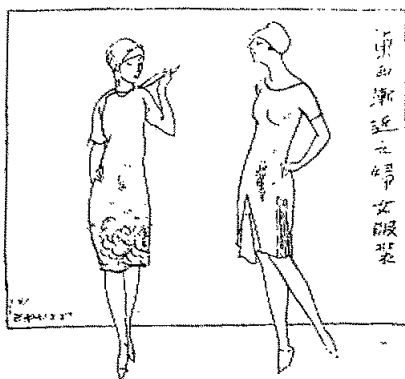


图3 叶浅予的漫画《东西渐进之妇女服装》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旗袍对内融合的第一步主要是与北方少数民族产生联系,没有什么国际关系的问题.而旗袍对内融合的第二步却与当时服饰上的“西风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吸收外来造型方式的过程与满汉融合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反过来说,

不经过旗袍的国际化过程就不会有 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旗袍在全中国妇女中的大流行。

3 旗袍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化

旗袍所参与的国际交流在 20 世纪按时间顺序也可以划分为两个步骤。

3.1 20 世纪上半叶的对外交流

这次服饰上的对外交流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广泛而深刻的种种对外交流的一部分。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被迫通过租界地、开放城市等形式允许外国人来华进行传教、办学、行医等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中国本身也委派留学生出洋学习西方的“格致”。通过这一“进”——“出”,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西方的生活方式被引进到了国内,其中也包括衣生活方式在内。这里对旗袍的影响又包含了两方面:①用西式服装的造型方法对旗袍进行改造,使旗袍完成了从平面塑形到立体塑形、从无省到有省、从宽大的连袖到合体的贴身袖再到装袖的变化。当然,这 3 个方面的变化并非是同步进行的,比如收腰在前,装袖则在后。②以西式服装的穿着方式与旗袍进行结合,比如在此期间出现了内穿旗袍而外穿西式大衣、上穿旗袍而下穿玻璃丝袜和高跟皮鞋等“中西合璧”的装束等。

从国际化角度来看,这次的对外交流只是一种单向的联系,即中国一方作为“接收者”片面地引进作为“放送者”的西方的服饰文化,而未建立一种互动的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关系,当然这是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3.2 20 世纪下半叶的对外交流

这次对外交流的发生时间是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期间中国引进了外国的牛仔褲、滑雪衫等服装品种,引进了外国的镶拼等设计方法,引进了外国的中性化风貌、军装化风貌等穿着方式,而同时中国也向世界展示和传播了中国的民族服装与现代服装。1986 年 9 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巴黎国际成衣博览会,参展作品 94 件,其中 32 件签订了供货和代销合同;1987 年又参加首届香港国际成衣博览会,参展作品 348 件,签定合同 20 多份,成交金额 273 万美元。随后,我国服装界又不断组团参加巴黎、香港等国际成衣博览会,将中国服装卓有成效地向海外展示和促销。而这其中旗袍正是主打产品,参见图 4,是代表中国民族服装形象的象征物。

另一方面,来中国进行业务活动的外国大师们“在回巴黎的路上也并非是空手的^[1]”,马克·伯汉、伊夫



A:北京服装研究所的作品就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旗袍
B:上海服装研究所的作品则在旗袍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变化
C:1985 年 9 月中国参加第 50 届巴黎国际女装博览会的作品之一

图 4 中国旗袍的形式变化

·圣罗朗等设计师都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中国风”作品,而这些作品中的中式立领、腋下盘扣、两侧开衩等一看便知是来自旗袍的影响。

从国际化角度来看,这一次的交流过程是双向的、互动的而非是单方面的,中国和外国互相作为对方时尚的“接受者”和“放送者”,实现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国际交流。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回返式”的新的交流方式,即旗袍等民族服装被外国设计师引用后,所形成的“中国风”作为一种国际时尚再重新影响中国。这与直接继承中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因为这中间已“反映了欧洲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想象,又掺杂了西方传统的审美趣味^[4]”。最近两年在南京、香港等地出现的“中装热”就包含了这样的意味。

4 旗袍的融合、交流与国际化问题

4.1 关于旗袍对外交流意义的思考

这个意义含有对内对外 2 个方面。对内而言又表现为 3 个方面:①促进了中国妇女饰物的现代化。交流之前穿传统服装的中国妇女的主要服饰物是耳环、手镯、戒指、发簪等,交流后则更喜爱与现代服装相匹配的手表、眼镜、围巾、胸针、箱包等现代服饰物的使用。②促进了服装造型的机能化。袖窄了,衣短了,合身了,行动效率提高了,这在本质上已现代化和国际化了。这是停留在田园式的自然经济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改变。③产生了对传统服装等级制的冲击。封建社会中对服制有着不可逾越的严格规定,而改良后的旗袍却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能穿的一件外衣,只不过因衣料的不同而有所区分。“穿什么”仅是一个人的嗜好与消费水平,而不代表血统与名份。

对外而言旗袍是中国民族服装的杰出代表,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对外交流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作为“中国风”的主角,它已成为了国际时尚的一部分,对提升中国服装的艺术形象、开发利用传统设计理念、完善中国出口服装设计以及以提高附加值等具有深远意义.

4.2 关于旗袍的产业化与国际化关系的思考

国际化是现代服装消费的总体趋势.全球一体化经济“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5].”服装的国际化消费“超越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层的分歧,打破了时空的种种限制^[6]”,而成为国际间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但这种服装的国际化并非是虚无的,它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服装的根基之上的,其实质正是某民族服装在国际社会的推广.例如穿牛仔装已成为国际流行的一种时尚,但它本是源自美国劳工.现在旗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它有没有可能成为国际通用服装?根据服装变迁规律中“上位的、城市的、装饰性的、新的东西都占优位^[7]”的原则,中国服饰文化在新世纪对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强并非是空穴来风,季羨林先生指出:“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到了 21 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8]”.因此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盛,旗袍等中国服装将跨世纪地承担部分国际化通用服装的角色.

4.3 关于旗袍与历史上中国服装演化方式的思考

鸦片战争前,中国服装是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平行并列、独木参天的一棵大树,因而其主要演化方式是在于内部的传承和融合.传承是时间上后代对先辈的继承,比如袍服就有着数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融合是空间上不同地区与民族间的相互吸收,比如“马褂”,它由汉族的“半臂”演化为满族的“坎肩”,再加

万方数据

袖子演化为满汉皆穿的马褂.这期间尽管也有一些外来的东西,如印度服装曾经与他们的宗教一起传入中世纪的中国,但结果都被中国服饰传统的巨大惯性所消融,最终还是被纳入了纵向传承的轨道.

民国前后,外来的横向的传播代替了内部的纵向的继承.这一段时间虽然短暂,但中国服饰传统因此而所发生的改变却是巨大的和革命性的,旗袍的改良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至此,中国服饰存在的根基由以往的中国传统的一元性而演化为具有亦中、亦西的二元性.而后尽管在十年动乱期间又有过一段闭关自守的日子,但改革开放后喇叭裤、西服等大量涌现,意味着对外交流已经恢复.而今北京、上海等地的前卫服饰就已是国际时尚圈的一部分了.应该注意到两者性质上的区别:民国前后的那次对外交流实际上带有一种被动的应战的性质,而改革开放后的这一次则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和双向的往来,而且随着中国即将加入 WTO,这种参与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提高.旗袍等中国民族服装也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M].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0.198-220.
- [2] 张竞琼.中国现代服装史上的三次对外交流[J].纺织学报,2000,(1):62-64.
- [3] 包铭新.收藏旗袍[J].上海服饰,1995,(4):19-21.
- [4] 包铭新.欧洲纺织品和服装的中国风[J].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87,(1):91-93.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7-69.
- [6] 杜寒风.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3):38-39.
- [7] 李当歧.服装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40-142.
- [8] 季羨林.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21.